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九三號 |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 社址：山西興縣

各縣通訊員特約通訊幹事注意

為了統一領導各縣通訊工作，加強地方消息的報導，減少各地通訊幹事給晉綏日報與大眾報分寄稿件中的若干困難，茲特決定下列辦法：

一、凡有關根據地工作的消息、通訊、論文、總結等，一律寄晉綏新華分社通訊科，由該通訊科按需要與情形分發晉綏日報或大眾報。

二、其他一切適合大眾報的故事、歌謠、快板、鼓詞、謎語等，仍直接寄大眾報社通訊科。

三、各通訊幹事每月通訊工作總結，只寫一份寄晉綏日報通訊科即可。

四、本辦法從登報之日起實行。

晉綏新華分社
晉綏大眾報 合啟 三月十四日

通令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各專員、縣長：

今年為了大力幫助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生產翻身，在春耕前，來不及實行土地改革之村莊，關於土地有如下之決定：

一、過去機關部隊退還之調劑地應儘先調劑給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未分配之公地、社地、寺地、廟地、戶地，應儘先分配給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富有者之水地坪地，除必須的自種部份外，應勸說調劑或兌換一部給貧苦農民。富裕農民及幹部，除自種一定必要數量水坪地外，所長餘之水坪地，應說服自願出租一部份給貧苦農民，以保證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有好地耕種。

二、機關、部隊、工廠、學校、合作社、商店，不准調劑、租種或兌換，嚴禁富有者利用各種名義混水摸魚行為，不務生產之二流子不准調劑、租種及兌換。

三、富裕農民及幹部出租土地之租額應公平合理，不超過一般租額。應通過農會，組織評議會評議之，禁止預收租。

四、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得地後，必須同時用各種辦法如貸款讓會等解決耕畜、籽種、肥料、農具、口糧等困難。

五、凡撥用調劑、兌換及租種出去之土地，其土地所有權仍屬原地主人。

六、現在進行土地改革的村莊仍應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不受上述規定的限制。

實選一工作區由縣區村幹部及工作團幹部負責，以村為單位，解決不夠時以行政村解決的原則，有計劃的進行分配、調劑、租種及兌換，對幹部及農民進行「照顧窮人，大家翻身」的教育，號召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抓緊組織完成，特此通令施行。（不另行文）

主任 續範亭
副主任 武新宇

忻縣某村十九個青年參加八路軍保衛土地

（新華社興縣九日電）忻縣五區某村十九個青年積極參軍，在動員大會上，殷軍發首先報名，他說：「我過去被閻軍抓住，當了四個月兵，受盡了苦，家裏少吃沒穿，如今已分得了土地，弟弟也大了，現在不參軍，還等甚麼時候？在閻軍中被禍害了四個月，憋口氣不出不行。」退伍兩年的殷五子也願意歸隊，十八歲的二毛開會時不在，父親給他報了名。在十九位新戰士中，有十二戶是新得到土地的貧苦農民，他們一致認為：參加八路軍，把閻錫山打垮，才能保住咱們分下的土地。（吳效伯）

興縣市報導

地主潛移城關冒充貧苦攤販 逃避清算竊買土地

（本報訊）據興縣市政府最近調查，自四二年實行減租以來，有許多地主，為逃避群眾鬥爭及負担救國公糧等，採取「化整為零，分散隱蔽」等詭計，由各村以及外縣潛住城關，現已查出者，已有三十多戶，中有五戶是外縣的，他們利用城市人口複雜活動性大，不易了解情況等空隙，改變成份，冒充貧苦農民，擺設小攤，有少數甚至混入公營商店，他們利用各種手段，竊奪農民減租果實，竊買城關地主的土地、舖面，據不完全統計：三十二戶竊買水、旱地三十三垧，舖面房舍等九十六間。從下面三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地主分散隱蔽的經過：

一區大樹焉地主張含，家有二十一口人，抗戰前有地九百多垧（出租六百多垧，僱人耕種三百多垧），還開有一座煤窯，城裏有買賣，放高利貸三百大石，為了反抗減租，他將土地賣掉，留下二百多垧好地，長兩實行「分家」（分為四家），張生、張牛兒等五人分散在城關經營磨麵、賣饃饃，去年春天在東關買下房子八間，地基四間。大樹焉留下張步周、張租文等三人分種一百多垧地，出租一百多垧。該村群眾因未發動起來，幹部們也認為他們分開家「窮」了，一貫以「中農」看待，甚至把張租文誤認為「貧農」，徵收公糧時被其蒙蔽，透過了負担，租子只減了一點，根本沒有清算過。直到今年二月，才被群眾揭露了他的陰謀，要求清算分他的房地。市府縣府對移居興市的張老沒有深入調查，亦以「中農」看待，四五年徵公糧時只徵了四分，去年徵了十三分。

又有一戶地主張科仲，是保德逃來的，他四三年到了城裏，認為家裏得生活維持不了，在舊土開設小攤，一貫以「小販」看待，沒有負担；去年土地改革，他還要求分房分地（因情況未搞清，沒有分給）。今年二月，他估別從保德來，因買煙葉到市府打官司，才了解他是個破產地主，減租時曾被清算過，家裏有三個兒，為了躲兵、躲糧，帶了一個兒子逃避在興市。另一家是封建富農孫紅格，是四區孫家岸人，過去有土地一百二十多垧，出租三十垧，僱人耕種九十垧，為了逃避減租，賣了八九十垧地，留下三十多垧由他父親和弟弟自種，歸於四三年冬移到城裏，裝作窮苦農民，說：「窮對甚也沒有了」，四四年把他當成「貧農」看待，並吸收他參加工作，當了主任和派差小隊長。四四年冬，他竊買城裡地主康先耀四垧塔地、李家圪塌窯攤水地一垧。去冬土地革命研究出他是富農，但土地未動。

去年五月間修河壩時，各村群眾反映：「城關是『解放』地主和二流子的地方！」去年春季總結會上和冬天土地改革中，也提過這個問題，但領導上尚未重視，直到最近開始的縣幹會上，縣府幹部才向各區進行了初步的調查研究，並準備在發動群眾生產中，進行徹底了解，對竊買土地房屋的，由群眾討論解決。（山竹修、蘇雄法、胡也）

忻縣匪村閻軍 一個連逃亡七十多

（新華社興縣九日電）據近由忻縣匪村逃來解放區之閻軍三十九師三團士兵邢某談稱：該團迫砲連原有士兵六十餘人，已逃亡三十四人，十一連原有士兵一百一十人，已逃亡七十餘人。他是迫砲連二等兵，清源縣人，去年十一月間被抓入伍，家有六十三歲老母無人奉養，去年臘月該連開往定襄，正月間回忻縣，三個月沒出過營門，近來餓的實在沒法，一天十二兩粗糧夾子麵，一點菜也沒有，他說：「反正是個死，跑不脫抓回去殺死，不跑也被餓死。」所以趁在二月二十四日組織了兩個士兵共同逃出。（吳效伯）

靜樂西賀村 王村長不受賄賂

（靜樂訊）西賀村政村長王治恭同志，大公無私，不受賄賂。此次他到水岸會動員新戰士，該村一個落後老鄉李旺孩，就把他兒送到城裏「明道長」商號，一天，他到村公所，只見只留下王治恭同志一個人在，他說：「哎，你真是好村長，給老百姓作主，實在是好村長哩，就是你家，再日子不大好過，你連個衣被也沒有，那冷的冬天穿哪？」接著又講了一氣落後的話，就離說：「我放到王治恭跟前，他就拿出七塊白洋，說：「選事，你知，我知，請你收下吧！咱孩兒已住了『明道長』啦，那是公家的買賣，他是給公家辦事哩，和當了兵一樣，如果有人要是我那孩兒時，你就說到了『明道長』，也頂當了兵。」王治恭同志堅決的說：「你這樣作是不對的，你也有個是非，讓我同志學說：『白洋你先不能拿走，你也不能走。』」他馬上召開全村群眾大會，討論這件事，在會上家把李旺孩教育了一頓，後來王治恭同志又耐心地對李旺孩說明當八路軍的光榮，和保衛人民利益的重要，並說：「你是被壞社會過來的人，受了舊社會的影響，所以不怪你的錯，這是我們沒有把問題給你說清楚。」李旺孩滿意的說：「我做錯了，怪不得群眾都說你是好村長，大公無私哩，我應叫光明（他兒）去參軍，才對得起大家。」他把他兒叫回到村公所，王治恭又和光明談了話，光明歡喜的參軍去了。

× ×

重慶學生舉行罷課

抗議蔣特兇毆暴行 血手壓不住愛國怒潮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渝訊：重慶學生愛國抗議怒潮，並未因蔣介石特務毆毆「二五」「二八」兩次血案而被阻遏。為抗議特務暴行，重大女師學院、鄉建學院於上月十日罷課，十一日又有四川省教育學院、市一中等校罷課。抗聯主席團於十一日緊急會議中，決定號召全市各校於十二日起罷課三天。主席團於罷課期間，赴蔣介石行轅請願，要求徹查兩大血案，嚴懲主使人，交出並嚴懲兇手，否則各校將繼續罷課，並呼籲全國學校學生罷課，教師罷教，工商界罷工、罷市，向世界學聯控訴，向莫斯科外長會議提備忘錄。同日下午，渝市各人民團體及各界代表百餘人集會，商討聲援學生愛國運動，當場決定成立血案後援會，募捐解決抗暴運動經費困難，並通告全國同胞，呼籲全國同胞聲援，並參加抗暴愛國運動。

寧武三區領導上 未照顧戰士的婚姻及家庭

吳助理員騙葛雙紅同志「立賣本妻約」

（本報訊）頃接軍政幹部學校學員葛雙紅同志（任某團班長）由別人代筆的來信，信中提出家庭困難及婚姻問題，並向不堅決執行政府法令的工作人員提出意見。葛同志是寧武三區南溝圳人，四〇年參加人民軍隊，一家七口，只有一個二弟（十六歲）是唯一的勞動力，生活很貧苦，四五年村中僅待了三四十斤麵。四六年一直沒有優待什麼，十一月，村裏給他家分了畝半地，——地還離村子二十里，又不好。幼年時父親用了五石莜麥，給他訂下宋家溝李元聰女兒作童養媳，給他訂下以後從三歲到十一歲，每年給李家半個布，從十一歲到二十，每年給一個布，直到四零年父親死後才未給，四二年母親曾叫葛同志回家結婚，但因有任務，葛同志未回家。四四年李元聰沒得葛同志及其母親同意，私下把女兒嫁給吳家溝呂眾堂（呂現為該區區長）。四五年除伍時還他家，葛同志曾回去向區公所問過這件事。當時區政府一個科長和他母親說合給葛同志家一萬七千元！十一個布一綑饅器，但後來只給了一萬七千元，其餘即甚也未給。母親窮的沒辦法生活，把這些錢都花了。這次葛同志從軍政幹部學校回家又去問區上，過了幾天，區上一個姓吳的助理員找他談，問他：「是不是要人？」葛同志說：「我不知道法令是如何規定的？」吳說：「如要人，就得把你母親花的一萬七千元農幣折成八十幾塊白洋還呂家。」當時葛同志以家貧且不懂得法令，不好解決，吳當時又說：「如不要人，還可給你家二十二萬元農幣。」又叫別人寫好一張「立賣本妻約」叫我押了手印。」葛同志在信中說：「我不懂法令，上了當——我回到學校後，大家在研究政府法令，說凡參抗日軍人女人的，要無條件退回。我認識到政府對革命軍人是處處愛護照顧的，就是有個別的工作人員不去切實執行，我的家庭困難和婚姻問題就是這樣，特寄給我們的報紙，希望寧武三區區府都趕緊糾正這種不好現象。」

興縣查出四區兩個村
編餘騾馬未送到烈抗屬手中
上灘溝村將騾變賣成「優待糧」
樹林村把馬任民兵亂騎致死

（本報訊）據邊區騾馬驗收組報導：興縣縣府先後收到後勤部、騎兵站發來編餘騾馬十八頭，當即分給一區七頭，四區十頭，與市一頭，無條件的幫助最貧苦的烈、抗屬，縣府並派員到四區檢查發給情形。四區段家灣行政村是這樣分配的：該村有四十餘戶烈、抗屬，在村主任會議上，會逐戶比較，最後研究出最貧苦的五戶，分給騾子兩頭。該區除四頭已分給十四戶貧苦烈抗屬，其他發放情形未聽，但在發放中已發現兩個問題，急需解決：（一）根據了解，騾馬吃草料多（每日每頭需草十斤，料三四斤），如上灘溝分到一頭騾子，村幹部賣給中農白老三，賣了二石二斗多（大石）小米，準備分給最貧苦的六戶抗屬；這種作法，既失掉政府幫助貧苦烈抗屬生產翻身的作用，又可能產生浪費的現象。因此，最好縣區領導上能事先有計劃的調換成耕牛或其他生產必需品，使其能切實用於生產。（二）村公所沒有負責迅速的把牲口發給烈抗屬，甚至任人隨便亂騎：樹林村公所接回一匹馬，民兵白長生騎的跌下來跑了，村公所沒有理會，區上實助理員發現後也沒有立即嚴加追究，直到第三天才給村公所寫信要他們捉馬，第四天馬跑到韓場溝被狗追得跌死了，第二天早上村長才知道。這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應嚴格糾正。

河曲韓昌溝幹部等檢討
過去沒關心窮苦羣衆
決拿舊存貸糧等解決新得地農民生產困難

（河曲訊）六區韓昌溝行政村依完土地改革後，召開了農會、民兵、幹部七十多人的大會，檢討過去工作中的爲羣衆服務思想。大家舉出個家窯村潘業小的例子：他家四口人一年只打了一石多糧和七口袋山藥，在該村工作的同志說他「浪費，不用解決」，但村幹部說：「他家浪費，他家就打了一石多糧，吃了五個多月，怎麼能浪費呢？」又問潘業小是不是個二流子，村幹部同志說他本人是很勤勞實受的，下雪天都幹營生，冬天担的到一碗和沙盆子，他的本錢，聽其樣不貴一兩塊錢，說他浪費是指他的去人：有一次用二升豆子打油吃了，好的並不算什麼浪費。大家聽了，才知道所說的實任農會委員白海同志又以說他浪費，那時該家少得的實在，說明幹部沒調查貧苦羣衆的實際困難。他說：「去年夏季我就沒吃的，只能每天到山裏挖些野菜上來，又賣了一箇大櫃，換下四斗糧食，搬了兩斗子，但村裏就反晚了，倫說白海可發了財啦，每天一塊大錢。」村幹部聽了，十分慚愧，以後農民去年秋天給張黑分的一塊地，他不要，我沒想是甚原因，沒說他思想不對，我還次分給他七垧，他叫我檢查以前的立場，不能說是貸款連一把鋤頭，說是貸款也沒貸給他。全窮人翻不起身，是咱幹部的過！」（按：來稿原因說去年

村幹部聽了，十分慚愧，以後農會揭了這些問題，提出：凡村幹部借給的四十斤糧，怕我浪費，就今天三斤、明天二斤，像討吃一樣的，一把我給了半個月，我的沒有了，兩個月的「大家長」，說他們「受辦耳朵」，才對貧苦羣衆的實情不關心，了解，並有責「借米借糧」的舊思想。大家檢討到貧苦羣衆翻身慢，主要還是幹部的過。今後一定要全心全意給貧苦羣衆解決生產上的困難，不能服從一兩個人的反映去做事，要調查研究。農會秘書張山河反省他在解決土地問題中的例子：「

述評

送編餘牲口是爲解決畜力困難

邊區生產會議決定，將各地剩餘騾馬，無代價的送給貧苦烈抗屬、從事農業生產的復員軍人、貧苦農民，是爲了解決他們生產中的畜力困難。但在興縣縣府檢查四區分送騾馬中，發生上灘溝村村幹部未將騾馬直接送到烈抗屬手中，竟變賣成糧食，分給烈抗屬；樹林村也這樣做法，和邊區生產會議的精神是相違背的。騾馬吃草料多，貧苦烈抗屬難要上有困難，事先估計到這種實際困難是對的，但必須積極解決這些困難問題，使貧苦烈抗屬等的畜力問題得到解決。關於將騾馬換成耕牛，必須由縣政府負責，要求領導上把騾馬換成其他生產必需品則不妥。至於我們應糾正錯誤的認識：畜力對貧苦羣衆生產翻身，是重要條件之一。不論把騾馬換成耕牛，或直接把騾馬送到貧苦烈抗屬手中，村幹部都必須負責幫助解決飼養、飼料的困難。對於中農白老三買去的騾子，應立即收回原價、追回原物，即刻分給貧苦烈抗屬。

至於在樹林村，沒有送給烈抗屬，就任民兵白長生隨便亂騎，而跌死馬匹的事，更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因此，我們感到分送騾馬事，保證送到貧苦烈抗屬手中。樹林村跌死的馬，應追究責任，分別給以賠償與批評，以示懲戒。對此事之處理情形，興縣縣政府及該區區公所應負責向報紙公佈。

× × ×

臨縣擴幹會決定
組織生產中做好優抗
着重幫助貧苦烈抗屬，加強代耕工作

（臨縣訊）擴幹會上檢討優抗工作，過去主要缺點：一是沒有階級觀點，對貧富烈抗屬平均優待，沒有切實幫助貧苦的翻身。六區歧道村去年夏收中，每戶烈抗屬都給了二個工，秋翻地時只要是烈抗屬的地就給代翻。馬家池某抗屬王殿是富農，自己有地七十三畝，分配土地中農又給分了三畝好坪地。但有的貧苦烈抗屬，反而沒有照顧，如三交貧苦抗屬樊喜鄉，家裏只有六十幾的兩個老婆老漢，沒有吃的，給人家攬工推磨過活，村幹部也沒有照管，過年上級檢查出來，才給了五斗米。第二是代耕工作沒有作好，大小村子勞動力也沒有適當調劑，抗屬的地沒耕好，羣衆浪費了不少工。十區秦家村，全村有十七個男勞動力，二十八戶人家，只有十八畝地，因此，因忙不過來，行政村抗屬的五十八畝地沒有耕好。第三是幹部沒有把優抗工作貫徹到全年生產工作中去，的現不明，可能有的地，才有十個牛牲分配不公的現象存在，口，沒有把暫存貸在，張黑才不要那塊糧，和倉米七石八一垧地。經過討論，會上研究出全行政村尚有五十三戶生產上有困難，他們種六百四十三垧給款項四百〇六萬元全部給他們作爲生產基金。（王虎、劉亦台）

只有那裏發生問題去那裏解決，有的發生了問題還不理，把優抗工作當做過節時的工作，過了節日就不用做了。針對以上缺點，會上決定：（一）今年在全年生產中，要把優抗工作做好。貧苦烈抗屬沒地分地，沒窰分窰，沒勞動力的固定包幫代耕。學習九區崔家溝村給烈屬的獨身戰士及新解放戰士分地，固定專人代耕，有下種食，幹部代爲保存，準備戰士復員後用。並將優抗工作作爲經常工作隨時檢查，隨時解決問題。（二）羣衆包幫代耕工應與參戰抗勤工統一計算。每工以米三升作標準，大小村勞動力可適當調劑，做到可加號代耕人的責任心，山坪水地各種穀物的包幫代耕工數，應依村子具體情況定出標準工來，評工記分要通過羣衆進行。（三）招雇工來區的優抗工應以工資代價解決，這樣可與工人生產結合起來。

靜樂縣政府
撥發優抗糧六百大石
解決貧苦烈抗屬生產困難

（靜樂訊）此間縣政府決撥發優抗糧六百大石，解決烈抗屬生產困難。據過去有些烈抗屬雖分到土地，但在勞力與種籽肥料上還有困難，如窰子水村貧苦抗屬辛金地買家有五口人，雖有坡地六垧，但是沒種籽，以致土地荒蕪，雖量收秋，冬天連的出不了門。他本人算很勤勞，自己常年在外攬工，勞動中，鄉分到土地後沒衣服，男子三間，手中餘，但口袋、種籽、肥料等還很困難，因此今年的地還是翻不上。這次擴幹會上，檢討了過去以爲抗屬分到土地就有了辦法等錯誤觀點，縣區村幹部認識到，要徹底幫助烈抗屬翻身，分到土地後，必須進一步切實解決其生產困難。爲此，縣府特撥糧六百大石，並決由幹部親自和烈抗屬到會磋取好糧。（薛賦、殷智全）

山陰河陽堡羣衆
挖井修水渠

（本報訊）山陰河陽堡村是一個富裕的村子，全村有三千餘畝可收洪水澆地，每畝可收糧八斗至一石。自民國十五年，閻錫山藉口「開發模範村」，在大楊村修了一個水塔，將該村三條滑的渠道水源斷佔去，過去肥美良田變成不毛之地，五穀不長，且遭受閻偽多年來的剝削掠奪，人民負担奇重，全村實給八步蟹、大楊兩村土地共一千五百畝，土地荒蕪不少。去冬該村爲我軍解放時，僅有水地一百廿畝、旱地一千二百畝、荒地二百畝。全村六十一戶，沒有修復灌地，能量可一家夠吃的，其中半數人家僅可勉強吃到清明節。根據上述情況，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組織羣衆興修水利，使推廣播種及田，使羣衆能做到有吃有穿，並川調解辦法，向大楊村分水或輪流澆灌。同時照有三道水渠都可增加一倍。挖水井，挖上一丈到一丈五尺即可汲水；每口井需二十個人工，全村計劃挖二十口，可澆地近百畝。並給貧苦農民的種籽與口糧困難，將以貸款解決。同時組織運輸及副業生產，以補不足。

× ×

娘子神村農會幹部
退出多分土地後
農會擴大了一倍

（靜樂訊）娘子神村農會幹部，退出多分的門爭果實，向羣衆認錯後，農會發展了新的力量，大大活躍起來。這村農會從四五年反貪污清算等門爭以來，很多門爭果實爲農會幹部吞食。去年一次分散七十八垧地，幹部五人就得了四十二垧，農會幹事呂來明一人就得了最好的五垧平地及樂地一垧。全村十二戶無地少地農民（共有地十垧），總共只得了三十二垧。糧食也同樣是幹部得的最多。農民滿家嘗去年分下二斗糧食，向呂來明要，呂來明不但不給，反對滿家喜說：「農會將你取消了！」農會成了呂來明私人的組織了。此次土地改革中，羣衆對農會幹部了很多意見。工作同志把農會幹部召集在一起檢討，說是他們來明開始還不承認，說他幹部也給羣衆分了不少，其他幹部對他提出：你去年得到好平地，麵不上，還要攆一了自己的地四垧，還要給別人一垧。農會小組長吳滿貴提出：「咱們得的都是好地，羣衆對咱提的意見很對，要叫大家都有地種才對，我將我的一垧好不地退出給羣衆，一檢討中，呂來明開始認錯了，自己自私的不對以及農會幹部一共退出了十垧半。同時又召開農會與羣衆元相檢討，農會幹部提出過去分配果實不民主，引起羣衆不滿意農會，會被洗刷的會員吐除說：「去年我說了一句不滿意的話，農會幹部不敎管我就把我洗刷了，我現在還要參加農會，你們會後多數實批評我。」當場有二十二人參加農會，現會員一共增加到四十五人。他們說：「咱們大家提意見就是力量，今後一切事情，咱們都在農會裏討論。」現正討論全村開生產。（振明）

× ×

忻城閻頑強徵勒索
人民無出入城門自由

（新華社晉綏八日電）據忻縣城逃出市民談：忻城已成一座黑暗地獄，商號因被勒索倒閉者很多，大洋貨莊聚德號，被抽去常備兵五人，及勒索一萬餘元白洋，已被迫停業。最近閻縣府又派徵「國際財捐款」，少者三百萬法幣，多者達六千萬，已有不少市民因無力繳納被扣押。農民除征日被驅修築工事外，年以後，地就要下二十八元白洋，閻頑規定每兩銀餘押取白洋百元；因此土地沒人要，賣地的僅貼十元白洋，亦賣不出去。更因法幣暴跌，物價飛漲，市民無法生活，大批逃來解放區。閻頑爲防止人民逃跑，已將忻城四門增塞，南北門亦不許老百姓隨便出入。（宣綏）

簡訊

忻城來人談：舊曆正月十二日，忻城閻頑軍以發衣服爲名，誘騙附近各村七百多老百姓進城開會；結果除了二百多老透能露肚子回去外，其他連四十多歲的人都被扣下強迫當兵了。（山兵）

更正

二月十八日本報一版「多了批評一心想工」，王村長又闖塌了工作一文中，村幹部弓全係弓建，村幹部係區幹部，口台村係臺台寺村之誤，特此更正。

蘇中蘇北軍民十天中
殲俘蔣軍一千六百餘
蘇北廣大鹽場仍在我控制下

（新華社蘇中十日電）二月後十天內，蘇北蘇中各地軍民在反「清剿」反「掃蕩」中，普獲勝利，共殲俘蔣軍團長以下及「還鄉團」一千六百三十六名（內團長一，營長三），生俘蔣半數以上，攻克與逼退據點三十三處，並繳獲各種機槍二十九挺，長短槍六百八十支，汽車一輛。僅淮海區軍民，即在粉碎蔣偽軍對東海、灌雲、泗（陽）沭（陽）、宿遷等地的分區「掃蕩」中，作戰一百八十餘次，殲俘蔣偽五百餘名，收復之據點，包括沭（陽）海（州）公路上之官田鎮、龍王廟，鹽阜地區通榆公路上之四興集、花坊，蘇中掘（港）馬（塘）公路上之環鎮、虹橋，南通東部之大同、二甲等重要集鎮。

（新華社蘇中九日電）蘇北陳家港、灌河及徐陽河間廣大鹽場，迄今仍在新四軍暨子弟兵鹽衛隊保衛下，安定如常。灌響蔣偽軍餘韓泰部四千餘人，屢次進犯，均被人民武裝擊退。一月十五日，蔣韓兩部侵入灌河，企圖佔領鹽場重鎮陳家港及響水口，亦爲新四軍子弟兵擊退。灌河以南商鹽區，爲全國著名的淮北鹽場之一部，日寇投降前，即爲新四軍解放。幾年來，鹽民生活大大改善，生產量亦有增加，故鹽民即紛紛組織自衛隊，協助子弟兵保衛鹽區。

西康民軍重創蔣軍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三五兩日豫大公報載：西康民軍刻在雅安、榮經兩縣與蔣軍激戰。國民黨雅安當局在雅安召開所謂「行政檢查會」之前夕，民軍領袖程志武率千餘人，與蔣軍在距縣城二十里之紫石壩鏖一晝，展開血戰，竟達四日。民軍另一個領袖朱世正近指揮千餘人，在榮經縣境前後壩地一帶，與蔣軍激戰，蔣方損失重大，一營長斃命。

不上軟化欺騙的當
台北數千市民示威
高呼反對內戰打倒一黨專政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台北訊：在六日陳儀宣佈蔣政府對反抗運動的軟化政策後，台北市民數千人於八日舉行示威遊行。此一遊行係參加陳撫綏的群體後舉行者。後陳撫綏因參加上月廿八日反抗蔣政府專賣之騷動，被蔣警開槍殺死。據美聯社稱：台人認爲「二二八」騷動乃變相運動。此次遊行隊伍，提出「反對內戰」「打倒一黨專政」等標語，在台灣省政府中佔三分之一地位的台灣人，自上月二十八日騷動以來，迄未恢復工作，靜待蔣政府調合與改善之措施。

李濟琛聲明指出
獨夫應對中國危局負責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合衆社香港九日訊：李濟琛將軍發表聲明，譴責蔣介石應對中國目前的困難直接負責，號召孫中山主義的信徒們起來，要求改革。上項聲明，已由此間華文報紙譯文刊載。李氏責難中國經濟及政治的破產，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不得辭其責。該聲明指出七點改革綱領，必須實現，否則中國即將「崩潰」。

華東各兵團密切配合
以極少傷亡大量殲敵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各兄弟兵團，於萊蕪戰役中密切配合作戰，創造以極少傷亡殲俘大批蔣軍之光輝戰例。「長江」部於蔣軍遭受「廣州」部隊連續三天猛烈殺傷後，在一小時內，以亡一傷三〇之代價，殲滅蔣軍七十三軍一九三師五七八團，俘蔣軍九百五十六人，繳獲全部武器。某縱隊胡團在同樣情況下，於兩小時戰鬥中，殲傷蔣軍不計外，俘蔣軍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琰及整編四十六師一七五旅副旅長陳猛以下六千餘人，內尉級以上軍官五百餘名。是役，該團僅傷亡廿四人，爲一與二百七十五之比，繳獲僅兩類即有四十六門，自己僅消耗彈藥二萬發。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萊蕪博山兩民主縣政府特設之蔣軍傷兵收容所，一週內即收容三千四百餘人，雖在醫藥缺乏之條件下，仍多方設法爲彼等治療。各民營醫院亦均響應政府號召，義務爲各傷俘包紮換藥。

蘇專家莫寧
展望外長會議前途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合衆社莫斯科訊：蘇聯著名外交問題專家之一莫寧，七日晚在此間發表演講，談及此次莫斯科會議時說：德國問題對四強有許多困難，但如以善意進行，則「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是可能達到統一的解決方案的。」他又說：如果以波茨頓協定爲基礎而達到協議的話，就可以「保障[illegible]想把德國變成殖民地的美國資本家的任何詭計，無法可施」。

世界注意力集中莫斯科
四外長會議十日開幕
貝文、比道爾先與莫洛托夫會談

綜合各方報導：當此戰後嚴寒侵襲歐陸，籠罩了一層厚厚白雪的莫京，現在已成爲舉世矚集的世界政治中心了。四強外長會議定於十日在莫斯科揭幕。英外相貝文於八日抵達後，法外長比道爾之專車於九日午開抵莫斯科車站，他在車站上發表談話，說：「我懷著對莫斯科會議勝利的進展，與各國間爲和平事業的協調之充分信心，完成了這段愉快的旅行。」貝文和比道爾分別和兩國駐蘇大使，於九日先後往訪莫洛托夫，貝文於訪莫洛托夫後，即約會比道爾，於晚間往訪馬歇爾，美國的國務卿馬歇爾是英法美三外長中最後抵達莫京的。馬氏偕隨員六人，於九日下午從柏林飛抵莫斯科中央機場，而非如貝文與比道爾之乘專車離特備專車者。馬氏在機場發表談話說：「過去勝利曾有過許多困難，無疑的，今後也將有重大的困難，但過去的會議都成功了，我有信心以和平談判的方法，將能達到協議。」

會議的議程，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紐約外長會議時已經確定，即：一、對德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將解決下面的問題：（一）管委會自創立以來，在非軍事化、非納粹化、民主化、經濟原則與賠償方面的工作。（二）德國中央行政機關的建立問題，與其他和四強管制下德國政治經濟財政有關的問題。（三）普魯士的清理。二、考慮德國臨時組織的形式與規模。三，對德和約的準備（其中包括邊界問題與魯爾、萊茵等問題）。四，考慮煤炭專家委員會已提出的報告。五，外長助理關於對奧和約的報告。

現到達莫京的三國代表團人員，都住在最華麗的莫斯克瓦大飯店，蘇政府備有嶄新的汽車，並邀集女翻譯員與聯絡書記，爲代表服務，飯店並設轉物商品，專備代表購買貨物。

要求獨立和平民主．就要打垮蔣介石進攻！
——周恩來同志在延安動員大會講演——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周恩來將軍八日在延安各界保衛邊區保衛延安的動員大會的講演，全文如下：

同志們！

今天我們開動員大會，動員大家起來保衛邊區，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

蔣介石胡宗南要來進攻我們的邊區，這已經是第三次了。許多人以爲上兩次既沒有來，也許這次也不會來了。

同志們！不要這樣想，他是決定要來的。爲什麼要來？因爲他現在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打了敗仗，許多解放區的人民解放軍消滅了它的大量部隊，過去八個月，我們消滅了它六十五個旅，捉了他一百多上將中將少將，他因爲在別的地方不能打勝仗，所以要向我們邊區出氣。我們陝甘寧邊區能讓他出氣麼？（羣衆高呼：不能！）對的，我們別的解放區打勝仗，東北、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各個解放區都打勝仗，捉了他的將官，我們陝甘寧邊區不能落後，（羣衆高呼：不能！）對的，我們應該多多消滅蔣介石胡宗南進攻的部隊。（羣衆高呼：對！）蔣介石在財政上也破產了，潑出票子，使得物價飛漲，到處鬧風潮，東西貴的貴，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來和他鬧，縱使有美帝國主義撐腰，也是扶不起來了。因爲這樣，他想不出別的辦法，他只有最後一個手段，拿他攻延安來挽救已失的人心，懷疑非要想了？他現在已經不要和平談判了，把我們的代表從南京、上海、重慶都驅逐回來了，把我們的新華日報封閉了，把我們在外邊的人捉起來，並且大事逮捕民主進步的人士，教授、學生、工人、職員有許多人被打傷打死，他是不要和平了，因此如果不消滅他的力量，不打垮他的進攻，就決沒有眞正和平。

蔣介石今天是靠他的洋爸爸——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助來進行內戰的，這種幫助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可怕。日本投降一年半，美國幫助蔣介石裝備了四十多個師，送了一百七十一艘軍艦，幫助了借款物資二十多萬萬美元，派了近一千名顧問幫助他打仗，結果，只最近八個月，我們便消滅蔣介石的部隊六十五個旅，把美國的槍砲奪來我們用。（大鼓掌）現在蔣介石想以打下延安來向美國借款，大概美國頂多再借給他五萬萬或七萬萬美元。美國過去一年半借給他二十多萬萬美元扶不起他來，今年就是再借五萬萬或七萬萬，也是扶不起來的。我們已看透了蔣介石是一個賣國賊，不把它的獨裁賣國的統治取消，中國就不能有眞正的獨立。因此我們要求民族獨立，就要打垮蔣介石的進攻，反對美國援蔣內戰！（羣衆高呼：打垮蔣介石的進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

蔣介石還想騙人，把他的政府換上幾個人，就叫做「改組政府」，這也是毫無用處的，都是換湯不換藥的獨裁統治。把何應欽、孔祥熙、宋子文等掉，換上陳誠、張羣、張嘉璈就能解決問題麼？還不是一樣的獨裁賣國打內戰了？所以，蔣介石的獨裁政府一定要取消，中國才能實現眞正的民主。因此我們要求民主自由，就要打垮蔣介石的進攻。同志們！同胞們！我們下定決心，不要讓別的解放區同胞爭先，而我們邊區落後起來，我們是中國的首席解放區，但我們還沒有打勝仗，現在我們要打勝仗，就要消滅蔣胡進攻邊區的十七個旅。我們要做各個解放區的老大哥，就要打勝仗。我們還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親自領導，一定能打勝仗。大家團結，黃土變成金，（羣衆高呼：團結起來打勝仗！）大家動員起來，保衛我們的邊區，保衛我們的土地，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我們一定能勝利！

一週國際

美國策動「針刺外交」
激起國內外廣泛反對

蘇英美法四強外長莫斯科會議，定十日揭幕，貝文、比道爾以及馬歇爾均已先後偕代表團抵達莫京。鑒於此次四強會議內容之廣泛，和爭論影響之深遠，全世界人民均予以重大之注意。

在此項大會議之前的一週中，美國擴張主義份子的叫囂已較前稍減，民主，共和兩黨領袖特於六日聯請國會人士，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蘇聯之批評暫行停止。然而恰在此同時，美國當局又作若干外交上的策動：其一爲美國參院六日公佈抗議蘇聯匈牙利管制當局逮捕法西斯份子的小農黨前總書記柯伐克，此事發生於馬歇爾離美赴蘇之前夕，爲美國「針刺外交」之又一例。其二爲馬歇爾四日，允予希臘經濟援助，並要求英軍繼續駐紮希臘，本來英政府在若干時日以前即要求美方予希援助，而美方直至在此莫斯科會議前夕，始予允諾，這顯然是拉英國一把。其三爲馬歇爾於赴蘇途中，改變行程，特路經巴黎而訪問法國總統及總理。凡此三端，一則使人有如是印像，即在此英法同盟已於四日簽字，而英蘇條約談判後貝文抵蘇後即行開始，美法蘇三國同盟之說又甚囂塵上之際，美方企謀應付；一則預示美方在會上將有所策劃。其中令人注意者，爲馬歇爾路過柏林時，曾與美方處理德國問題之方針，爲去歲貝納斯的斯圖加特演說，而此演說中所包含之原則，又適與波茨坦會議決案相違反者，因之，比道爾及英代表團若干人士在赴蘇途中，會晤及莫斯科會議對有「甚大困難」。

然而美國當局這種舉動，已引起國內外之反對，美參議員泰勒、衆議員沙多夫斯基等，已先後要求當局遵守波茨頓協定，力言「必須與蘇聯合作，並舉以與蘇聯爭吵的災難政策——即共和黨所謂強硬的政策。」勞工領袖尼克森更指出：如美國採取范登堡、杜勒斯的政策，則不可能解決對外貿易問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及希共，譴責美予雅典反動政府以經濟援助。蘇聯已於八日堅決拒絕美方關於匈牙利問題之抗議。

因此，在這莫斯科會議揭幕之際，世界民主人士仍滿懷信心的望會議之未來發展。不管美方對英法態度如何，貝文及比道爾已於九日會議之前，先後與莫洛托夫會談。正如蘇聯國際問題專家莫寧在評論莫斯科會議時所說的，「德國問題有許多困難，但如以善意進行，則可達到一致協議。」「如果以波茨頓協定爲基礎而達到協議的話，就可以使得想把德國變成殖民地的美國資本家任何詭計，無法可施。」

清還血債的時候到了！

——趙丑子訴苦——　炳文

我是個老實佬丑，舊的窮人，舊社會時，村裏管事的是惡霸地主，人家要你死你活不成，叫你活你糊不了。多年前，因為給大兒娶[illegible]媳婦子，借下地主康丕前十五塊白洋，[illegible]行的孫子，大加一的利，二年光景本生利，利滾利的，算到三十來塊白洋，人家地主看我的家境不好，怕我將來還不起人家，逼得[illegible]的窮得要[illegible]，[illegible]只得挖心割肉的把六歲的孩（愛兒）賣了，頂以了這筆債。俗語常說：「賣了兒的身，賣不了兒的心！」娃娃總不會忘了他老子娘吧，我也常常想娃娃哟！誰的肉誰不心痛？誰知道買兒的不把兒當人使喚，兩年以後，那人家叫娃娃出外放牛，叫狼給吃掉了。全家人聽到後，痛哭了三天，他媽好幾天飯也吃不下，直到今天提起來，還是淚汪汪的。這都害了我的六歲的兒子，不是康丕前逼的要命，不是要債逼要命，我怎麼能忍心把娃娃出手呢！可是狠心的康丕前，聽到我一家人哭的死去活來，一點也不動心，接着來拉我的兒媳婦子，天天來我家裏[illegible]嚇[illegible]子的媳婦子。窮人家哪敢講人家一聲不是，打開[illegible]去的，把媳婦子關押了，拷打媳婦子還和兒子不和，他[illegible]了還個窮孩子，又借用[illegible]一個窮人要買一個婆姨的名義，來霸佔騙的媳婦子，提出二十塊白洋買我家媳婦子。你想這怎麼能捨得出手呀！在舊社會窮人娶個媳婦子是多麼不容易呀！想想看，因為娶媳婦子借下了債，因為還債賣了我的六歲的孩子，又叫狼給吃掉了，這裏面有多少血和淚呀！活活地一家人[illegible]散！怎麼能把媳婦子賣掉呀！可是我肚窩裏，窮人家的老婆，也不由得自己了！康丕前講：「你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illegible]的房裏去，小兩口從夢中驚醒來，康丕前將廿塊白洋撩到炕上就拉婆姨，兒的[illegible]了一下，又被拉到兩個「比斗」！全家又哭了幾天。可是有什麼辦法？淚只好嚥到肚裏去！到底兒媳子到那裏去了，不遠，就在康丕前家裏，當了康丕前的小老婆。天天出門也能見到面。唉！窮人會有什麼天理良心！有什麼「王法」？勞動人的命還不如一條牛啊！人家想怎麼欺侮就怎麼欺侮吧！[illegible]我的兒媳還不了，[illegible]大概是感到[illegible]了人家的兒媳不過是[illegible]苦，他狗[illegible]的一[illegible]要[illegible]心的時，我的兒[illegible]出村子，村長就住在他的廟裏，是他的一條狗，一切還不是由他？在舊政權裏，村長叫誰當兵，誰就得去，又不管你家裏人手多少，生活過得去過不去。那年秋天一個早晨，[illegible]從地裏捎回一捆豆子來，忙的吃了飯到縣上（趙家灣）去趕集賣藥材，剛一出村，就給拉到[illegible]來了，箍住要叫我兒當兵，全家說了多少好話，流了多少眼淚，也沒能留下來。兒的走後，到這陣整整十年了，沒來過一個信，誰知道他是死了還是活着？一家人就這樣的叫人家地主給拆散了！

嗐！想起那幾年的生活來，實在痛心哩！共產黨八路軍來後，總算有個活法了。可是我肚子裏的冤枉，還沒吐出來，我的血債，還沒清還。我要康丕前還我的血債！這陣是清還的時候了。

劉成仁還睡着哩！

實枝臨縣五區幹部檢討　陳銀壽記

臨縣地主霍思千，原住五區小馬坊。舊社會時他在村裏有錢有勢，靠出租、放賬剝削農民生活，此外他家裏還僱長工種地自己不勞動。自新政權成立後，減租減息回贖土地，分散了他的一部份土地。他為了縮小目標，逃避負担，他和三個兒子分了家，散佈到各區居住，大兒在一區東伯村，二兒在五區郝峪塔，三兒和他住在三區大居村。四五年徵公糧，要徵地主的資產來，小馬坊村幹部決定要霍善民（霍思千的二兒）回去計徵資產來，霍善民卻設法用女兒拉攏劉成仁，企圖逃避這個負担。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

劉成仁是邊區特等勞動英雄，又是該區行政村指導員，在全五區說來，是有名的幹部，可是自當了英雄幹部以後，自以為地位高了，再也看不起自家的女人了，一心想娶個漂亮女人。於是借口說自己女人患梅毒，在四五年離了婚。

某次，劉成仁到郝峪塔工作，地主霍善民早知他和女人離了婚，就趁機拉攏他，叫村裏給人把他女兒介紹給劉成仁，劉便和這村幹部去霍家看這女人，一見這女子長的好看。年紀才十五六歲，心裏便[illegible]。霍善民招待得非常殷勤，談到資產來，霍便連聲哭窮，向劉哀告：「我現在沒辦法，還吃的也沒有了！還徵我的什麼資產來？」又問劉說：「小馬坊村幹部叫我搬回去，能不能不搬了？」劉竟告訴：「現在是居住自由，想在那裏是由你哩！」這下合了地主的心思，便不回小馬坊去了。逃避了資產來。

劉成仁回到村去，同和幹部們商量：要和霍家女兒結婚，幹部們都勸他說：「那是地主的女兒，你可要注意哩！」但劉卻滿不在乎的說：「那怕甚麼，立場問題，凡事在自己，怕什麼！」幹部們拗不過他，指導員來，就說「你得經過上級。」劉就給區上打了個報告，但還沒得到區上的批准，就私自結婚了。四給了霍家一石多米。劉便找霍家來時（是小馬坊去村）行政村幹部特霍說情。他認為人家霍思千分開家住，是窮的沒辦法，在郝峪塔，和種一二畝地，我看也應該吃便宜點？！」太平行政村幹部則認為霍家是負担，才幫他搬開住的。劉便說：「人家巴結霍家（霍產來）跟在有便宜了（霍產來）跟在小馬坊！能願從根生土長的地方離開呀！要不，你們一搭大平村幹部（離一下試搭試搭！」說：「地主們還沒跑，哪裡跑，咱當幹部在也應該檢討檢討！為什麼要把的人家分散啊？」劉成仁完全上了地主的圈套。因為他的結婚問題，引起全區村幹部的不滿。後來徵上霍家地主的公糧十石多，在劉的掩護下，只出了極少數。（至今還欠十幾石）區上知道此事，就調到分區學習中，並未覺悟，在三個月的學習中，並未覺悟，也沒深刻的檢討。

還女人和他的結婚，並不是出於真正的愛情，而是另有目的。所以一結婚，女人就不和他好好同居。劉說：「[illegible]子也不說。」劉走後，婚又勾引村裏後生亂搞，不久，劉受調回來担任白文鎮鎮長，當他聽到有關他女人的好多問話。就把他女人打了一頓。這下女人可不讓了，便趕和他鬥爭，開口就是上告：「你們上告。」又是勞動英雄，幹部什麼還打人？」打鬧的非叫劉成仁在全區村幹部面前承認錯誤不行。「[illegible]上不答應，鬧[illegible]說『過去劉成仁答覆給我：娘家下優厚，現在沒啦下了！」（這就是他和劉結婚的目的）於是，進一步運用離婚來威脅劉成仁。這次回去便不好好過日子，不勞動，要吃好的，穿好的。劉叫穿粗布，她偏到街上扯了一身洋布；過年還打了一雙手鐲子，這樣共花了十二三萬農洋。因這女人光吃不勞動，引起全家不滿，母親和弟弟要和劉分家，弄得劉成仁毫無辦法。

這樣好多人都勸告他：「你女人和你活不下來，她是個二流子」。但劉成仁仍不覺悟的掩護他女人，沒說什麼：「我女人，才十七、八，真小嘛，和莊稼剛上來的苗苗一樣，好好在人培養教育哩了」

劉成仁現在是白文鎮鎮長，可是對工作已消極了，他的思想是被地主腐蝕了。叠在地主圈套裏，你看地主的手腕是多麼毒辣呵！

中農在舊社會是地主的「馱柴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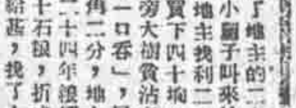
——流——

崗嵐後會村中農王雞城，老家是河曲何家峪，民國十一年搬到崗嵐山，給地主李有光伴種六十垧地，每年打下糧食「三條腿」分，打三斗自己分一斗，春耕時沒吃的還要向地主借三大石口糧，當年秋收下來，常年還，這樣全家辛苦一年，最多只能分到七石多糧，冬三個月吃自己，四口人要吃一石五斗糧，穿上一個布，要花二石糧，一年下來將將就就可以長餘三石多糧，到民國八十四年，積攢十一石，賣出八十石糧，得四十塊白洋，又向地主借了六十塊白洋，給兩個兒子娶下婆姨，第二年又多伴種了地主的二十垧地，全家人給地主割開，又把他小腳子叫來給地主家放羊，三年下來，除每年給地主找利二十一塊六角白洋，（月利三分）自己買下四十垧地，蓋起一處房子。王雞城滿以為「勞大樹貪沾當光」，不曉得地主是要「殺肥綿羊一口吞」，民國二十一年糧價很賤，一斗莜麥一角二分，地主不要錢，要本代利折成五十石糧，二十四年糧價漲了，一斗莜麥六角，地主又把五十石糧，折成三百塊白洋，地主折成甚，王雞城給甚，找了十三年利，還欠地主二百八十塊白洋；第二年他勞動最好的二兒子死了，二媳婦子也後嫁了，地主看見「塌台呀」不找利，要和王雞城算老賬，二百八十塊白洋，折給地主四十垧地、三孔窰、六間房、五十隻羊，全部家產給光了；地主一腳把他們踢出去，常年老漢和老婆氣死了。六口人祗剩下大兒子夫婦二口人。家破人亡，地主害苦了王雞城。四〇年建立起新政權，王雞城的大兒才向地主按「本利折」減回了窰洞九眼，土地四十垧，還有幾石糧食，去年政府貸給了半條牛，一石[illegible]，他翻過十垧地，如今才成了個真正的中農。

歡迎八路軍

晉中平川歌謠

子弟兵，進了城，
家家戶戶都歡迎：
商人架火燒茶水，
婦女穿針忙補縫，
娃娃掏出落花生，
老漢送兒去參軍。
叫同志，喚弟兄：
多年痛苦沒處伸！
如今你們進了城，
為咱報仇把冤伸！



「我早就進來了！」

王文傑是某部的一個英雄，晉北戰役後解放過來的。在孝義戰鬥中，他背了七個傷員，直到背第七個時，已累得口吐鮮血，指導員讓他下去他不，以後在部隊攻城時，指導員一時不注意，就找不見他了，當時估計他帶花下去了，以後攻入城內時，王文傑同志肩紅纓的步槍；帶着三個俘虜出來了，指導員問他去那裏，他答覆說我早就進來了。（彭三）

頂着砲火送飯

中閻村戰鬥敵人向我出擊，火力封鎖北村到里世村的道路，坎郝[illegible]苗潤雨、郝奶奶、王金海、鐵狗成担當做，加快步子的走，一顆砲彈打在他們四人身後，但他們毫不畏懼，苗潤雨鼓勵大家說：前面的同志們打一天啦！不管是怎樣危險，咱們要趕快把飯送上去！他們堅決把飯送到里世村的陣地上。（揚頭）

把被子給傷員包上

左星群同志是二隊的通訊員，在攻孝義前，他自報奮勇跟當前面的隊伍。在東盤線附近，上級交給他一個某部的傷員、兩個俘虜要他送到後面去，沒有民夫也沒有擔架，他在猛烈的砲火下，為了使傷員安全的下來，就叫俘虜把傷員[illegible]上，但走不到幾里，因該負傷同志傷部很重，不能再抬了，但情況很緊張，任務要完成，他就把自己的被子給傷員包起一面防冷，一面防痛，再用繩包綑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為了使這個傷員同志不受冷凍，所以被子也不要了。（王宏洪）

英勇犧牲的兩位民兵

杜芳台

民兵副中隊長張鳳魁

張鳳魁是交城五區麻家口人。今年二十多歲。是常安行政村民兵副中隊長。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古交的敵人進犯我五區時，他帶領了一個民兵小組，在麻家口附近對敵人進行游擊戰。二十八日敵人大隊路過麻家口，因為敵衆我寡，游擊小組就隱藏在山溝，敵大隊剛過去後面，緊跟着兩個頭軍走來，民兵小組一見這樣過去，活捉了他倆，當天夜晚，張鳳魁看守着俘虜，住在一個小莊子上。不料敵人又返回，他們大意，沒有發覺，敵人的尖兵進入他的住所，他很勇敢地對敵人肉搏，最後，敵人大隊又來到，不得已，跳窗突圍，又中了敵人幾槍，在草邊昏迷過去。敵人走後，他被一個退伍軍人救起抱回到另一個小莊。第二天，[illegible]特務份子又引了敵人來把他捉拿了。臨[illegible]他痛罵特務：「你們這些狗日的，沒有天良，害苦了老百姓；我不怕死，你們要殺就殺，要打就打，老子是打不[illegible]的。」他英勇的犧牲了。

捨身救伙伴的康禿子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民兵康禿子和他的伙伴們，在交城五區張山圪塔的山上作戰。不料敵人從背後迂迴包圍。因為寡不敵衆，康禿子對伙伴們說：「你們趕快撤退，我來掩護！」等到其他民兵安全地轉移後，敵人已逼近山頭，他獨自與敵人戰鬥，除了隨身帶的三顆手榴彈，打死了四個閻頑匪徒，又打傷了兩人。最後，手榴彈已完全打完，敵人要活捉他，他毫不猶豫地跳下山崖，光榮地犧牲了。